鐵立文起

鐵立文起後編卷之五

梅溪　王之績懋公　集著
猷州　趙　拓偉士　參訂

策論通論

王懋公曰、唐開元十二載、詔以詩賦取士、失之靡矣、何如策論有關名理實事之爲得哉。今略言之。呂氏春秋。中有六論。則論之名不始于漢。若賈誼過秦入于史記。治安載於漢書。皆經濟文章。堪爲論策升見。武帝時、董江都之三對。視公孫弘殆如奴僕。曲學阿世。何益之有。進士置科。始自隋煬、其試亦兼用策。獨

評盡確穩不似僧泉人余赤云

惜未見有卓然可傳者。唐高宗時、劉思立始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括。他若試士以箴頌論贊之類。亦不一。而學士院試、又或以制詔批答。有明試士、大率倣宋。初亦兼詔誥。後乃專用策論判表。而其餘、學者皆棄而不習矣。至言策論之佳。西漢而後。共推三蘇。予謂三蘇論。不及策。而潁濱之君術臣事民政等篇。則又若神仙縹緲。於九天之上。卽老泉東坡。亦應遜之。明代後場、亦策勝表。表勝詔。稍勝疊。如王弇州馮北海之策論表。可謂崛起一時。不讓古人。文太青以賦爲論。自是別調。而非其至者。初高祖嘗語劉三吾

曰、唐虞詢事考言。今試策是其遺意。命題試只用策一道。其重策如此。嗚呼、後之不愧此制者晨星落落矣。

孫子論曰、賢良文學之有制策也。自西漢始也。其變爲進士科也、自隋大業始也、明經詩賦。唐宋派收本試驗學究而進士卒至驅進士而學究此耳。安石之所自獻也、而我朝之制科做此矣。武舉起于天后、然所試者不過騎射翹關已耳。武舉而有策試也。亦自宋始也、而我朝之武舉做此矣。

王懋公曰、策論文中大觀。未易言也。立論之家。議。殺。

其卓。劉元城謂後生未可遽立議論。以褒貶古今。蓋見聞未廣。涉世淺也。薛文清亦云、切不可隨衆議論前人長短。要當已有真見。乃可。在古人之後。議古人之失則易。處古人之位。爲古人之事則難。況理之精微。非片言之能盡。尤有不可苟者乎。故曰識欲其卓。對策之際。心欲其誠。張南軒嘗自謂某每登對。必先自盟其心。日切不可見上喜怒。隨便順去。恐一時隨順。後來收拾不得故也。昔平淮之對。直一和字。進乎之言。直一正字。而賢不肖之分。其見於此。天下後世。誰可欺乎。故曰心欲其誠。論策之法。學欲其博。經史子家

我欲取宋胡二氏之言爲則以講明之。墉按當議分易書詩爲一科。三禮爲一科。春秋三傳爲一科。使士以次而習之。經國語史記兩漢爲一科。三國志晉書南北史唐書爲一科。通禮新儀爲一科。兵法刑統勅令爲一科。使士以次而習之。太史胡安定教授湖州、立經義治事齋。以敦實學。而於明經之外、凡邊防、水利、兵刑、錢穀、屯田、鹽法、皆一一精求。其後仁宗與太學詔取其法、著爲定式。今之學者亦當奉以自習。不然。遇有大事議論。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辱亦甚矣。以此見學之不可以不博也。

王懋公曰、宋以來有莫大之陋。半山經義、已自悔矣。其後明高祖見臣僚以八比文字進、曰何爲。說過。又說。大哉王言。惜群臣不悟而仍用之。夫文何以必對。對。又何故必八。無論排體不古。而以筆代聲口。如優戲。舜。倣聖孰甚。能此而用策論。則足以吐士氣而觀經濟。但其學。今人多輕視之。意謂何易耶。歐陽文忠與人書曰、丘舍人所示雜文、竊嘗覽之、然觀其用意在于策論。此古人之所難工。是以不能無少闕。其救弊之說甚詳。而革弊未之能至。見其弊而識其所以革之者。才識兼通。然後其文博辯而深切於中時弊。

而不爲空言蓋見其弊必見其所以弊之因若賈生論秦之失而推古義太子之禮此可謂知其本矣近世應科目文辭求若此者蓋寡必欲其極致則宜少加意然後煥乎其不可禦矣然則世之易言策論者豈其才過古人歟不然懈不十年讀書之歎似亦不可少也卽如蘇氏兄弟少年並負盛名然其試論竟未見有登峰造極之篇而昌黎省試不貳過亦不能大厭人意觀此然後知古人難工良非虛語

彭躬菴曰詞章之學其弊久矣歐陽永叔蘇子瞻既成進士益慚恨其取科第之文盡舍之以求進于古

而其文章遂以名天下而傳後世

李衛與目論則直露作者本色只就自家一段性靈寫出天地一段自然道理匠心信口得大自在除至聖先師語句外有錯綜處翻駁斡旋淋漓滿志自見手眼全在此際切不可落近體一種油滑惡道使人之稍具肺腸者過眼作數汨惡至如策學經經緯緯須如長沙賈州肚皮中別具一副才識始得要之過合又全不關此

名山業曰世道之降由于經濟之衰文章之壞本于學問之淺今惟以可仰資用者爲最其他剿襲辭章

剪花設彩均無貫焉

文章本於氣骨而成於學力真能古人自命假可奴隸百家若得其字句而遺其神理陋矣故今但以文章氣局爲主拾千家之殘瀋圖百氏之敗絮而以爲工吾不信也

鏡林曰論必以先正爲醇背表則古今俱有長也側策期于通達時務如河漕之類數十年間轍多變易即曆律屯馬鹽法錢鈔諸政今日之弊不越先輩各臣所料然亦微有異同故須多讀時策也

或曰學者來書不觀因陋就簡于時文之外全不理

會。而反笑若心于策論者。爲迂闊而失計。可悲也已。

策

陳櫟曰、按說文、策者謀也。凡錄政化得失。顯而問之。謂之對策。考之于史。實始漢之晁錯。錯遇文帝恭謙好問之主。不能明目張膽以答所問。惜哉。文帝親策賢良能直言極諫者。錯言不直。惟董仲舒學識醇正。又遇孝武初政清明。策之再三。彼克發揮所蘊。帝因是罷黜百家。專崇孔氏。以表章六經。厥功茂焉。迨後惟宋蘇氏之答仁宗制策、亦克諭忠陳義。婉切懇到。君子有取焉。

明辨曰、按古者選士、詢事考言而已。未有問之以策

者也漢文中年始策賢良其後有司亦以策試士蓋欲觀其博古通今與夫剸劇解紛之識也然對策存乎士子而策問發于上人尤必善爲疑難令攻古人策問之工者數首分爲二類一曰制策二曰試策

明辨曰漢書音義曰作簡策難問例置案上在試者意投射取而答之謂之射策劉勰云射策者探事而獻說也以甲科入仕對策者應詔而陳政也以第一登庸皆選賢之要術也又學士大夫有私自議政而上進者三者均謂之策一曰制策天子稱制以問而對者是也二曰試策有司以策試士而對者是也三

曰進策。著策而上進者是也。又宋曾鞏有本朝政要策、蓋當時進士帖括之類、故今不錄、夫策之體、練治、爲上。工文次之。然人才不同。或練治而兼文。或工文而疎治。故入選者、劉勰稱爲通才。

王懋公曰、明辨於試策。專以有司試士言之、予謂古者人主自爲文以問士。如漢策賢良而謂之制。此不待言。若後世所謂殿試、旣正其名曰試、不謂之試策、可乎。故今定試策爲二。一試于大廷。一試于有司而總稱曰試。則策亦止有試與進二者而已。何以多立名目爲。若天子與有司之所問。亦別之以問可也。

袁坤儀曰、一以策取士、自漢文始、亦古者詢事考言之遺意、至我朝取人、則尤以策爲懸。國初求設督學使者、提調之權、全在有司、孟月試經義、仲月論表、皆在黌宮、季月則專試策。有司主之。自此制一變、而策學幾廢矣。

王懋公曰、進策如賈生之陳治安。蘇明允之審勢審敵。子瞻之策略策別。子由之君術臣事民政是也。必實有經濟如是而後以進策名。庶幾無愧。

指南錄曰、今時既不重策、間有閱策者、亦止取其文采。而不取其練達。故爲今之士、作今之策、文詞亦不

可略。但常以練治為主。工文次之耳。袁坤儀曰、國初之制。日試策只許直陳。所見。不許修詞。說文云、策者謀也。貴通達治體。敷陳確實、豈薪調膚辭紛來。塗西抹哉。宇宙間大學問。如天文地理曆律兵刑之屬。杜氏通典以十八事盡之。文獻通考廣而為二十四門。卅杜佑通典原目十九如田賦錢幣戶口職役征榷市糴土貢國用選舉學校職官郊社宗廟王禮樂兵刑與輿地四裔是也宋馬端臨通考益以五也曰經籍帝系封建象緯物異凡二十四類若節義謚法六書道統氏族仙釋日方外則係續考所增又續考於學校附書院與世焉設異此皆不可不知故詳列之今試錄事精考熟于胸中。發之為文。則為名世之言。見之于用。則為經世之學。彼以虛求、

我以實應。何樂如之。欲精研學問。自有要法。韓愈云紀事必提其要。纂言必鈎其玄。士人各習堂辭。將天文地理之目。分刻其上。日間讀書。或聽人談論。則隨手。劄。記。于各目之下。久。久。積成大帙。不覺貫串矣。今人讀書。不知紀事纂言之法。旋讀旋忘。釋卷茫然。毋惑也。

策問大概有二。不問時務。則問經史。然二者亦自相關。問時務者、必、引、經、史、為、證。問經史者、必、以、時、務、終。作者須辨認二體。然後詳考所問。何者為綱。何者為紀。何者為正問實事。何者為泛引餘情。何者為血脈。為

何者爲眼目。一一分派已定。拿定一箇主意做去。則下筆自有氣勢。結構盡是經綸矣。

策之文、欲典欲圓。但典易失之板實。圓易失之虛浮。太實、則俗。太空則浮。策語最易犯。當戒。

策目中意向輕重。體認旣真。然後立已之意。斟採區處。如目中有好話頭。拈作張目。謂之超、出、問意。如目中有區別。即分賓主。謂之就題答問。或所問繁雜。斷以一說。謂之立、說、斷、制。或所問有疵。折以正理。謂之駁、爲、策、題。主張。在題。目外。題目。在主張中。不爲問目所困。而能盡折問者。如此方是高手。

指南錄曰策者籌度之謂也。本於唐虞之稽衆若于禹皐之陳謨盛于漢廷之大對。嗣後上以此選、下以此應、而習日靡矣。蓋問者謀猷咨度、以審其計之是非。荅者獻納開陳。以決其事之可否。科目設此、正謂識時務者在俊傑。欲以觀其明經而致用。非徒事乎無益之虛文。宋末專事套括。非策也。今之策、惟務直進。又非矢口自撰已也。正要見直是上下古今疏陳利害。如排擊衆論、我之理勝而氣銳。如指畫君前、我之情切而來明、自然聳聽。

策者、測也。所以測度當時之務。而不在于多述往事。

而無所適從者也。但古今不可不通貫。如法制之沿革。人才之歷歷。世道之盛衰。典籍之綱領。然亦不過識其大意。而撮其要領于前而已。惟在尊意斷制。必吾策可用于今日。如此而已。才不貴華。貴古雅不浮。正當有法。聖制策、以規諷爲主。人材策、以抑揚爲主。典籍策、以折衷爲主。至于法制世道皆屬時務。此則固當通貫乎已往。尤在洞達乎當時。蓋策場所重者在時務。而策士所對。類皆究心已往。而不達當時。如籌邊一策。只以守戰爲言。至于九邊之夷情。渺無所識。有遼東不可施之薊州。宜大不可施之固原。守榆

料何如成算於河套。制其虜何如萬全於哈密。九邊東鎮明初設衛漸五衛所○北直宣府鎮薊州鎮○山西大同鎮二關鎮○陝西靖宋鎮寧夏鎮甘肅鎮固原鎮○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延綏鎮化中徙鎮楡林○總設寧夏甘肅薊州三鎮○又以山西鎮巡統取偏頭三關陝西鎮巡統取固原亦稱二鎮遂爲九邊○并山西鎮爲九○河套川迴三面阻黃河土肥饒可耕桑切近陝西楡林堡天順利阿羅出掠我邊人以爲向導因知河套所在不時出沒遂爲邊害○哈密古伊吾盧地永樂初設衛凡此。皆當設身處地。不襲常套。至于六曹時務各例不一。總當通達國體。方爲識時。番如此。而據事措詞。正大典雅。或騈頭直頭。或騈腹直腹。或騈尾直尾。味其意則忠愛有餘。覩其辭則古潤可度。其殆獨鳴祥鳳于高梧之上。而不與羣蛙共

榮者歟。

如問漢、則羲皇之始。與成周之盛。起處不可不敘。中間則惟說漢事成敗得失。敘漢事畢。則敘及本朝制以已意斷之。至對問唐宋亦然。

陸象山曰、他人答策、隨問走答耳。我每對策、如。身坐堂。上部。勒堂。下。士卒。呼之。則。來。麾之。則。去。觀此策思過半矣。

趙運靈曰、快爽。鎮密。整齊。骾切。豪縱。波瀾。明白。簡健。純粹。剖決。此策之美者。若雷同、腐爛、冗長、緩弱、窘束、空疎、塵俗、貢諛、聯儷、套括、總策之病也。

指南錄曰、時策見有四體。有問學該洽。條答無遺者。有題雖不記。識見超卓。只憑己意斷制。全不着題者。有題問則記。上以一二所記。敷衍成章。而其餘悉置者。有題雖不記、而對不舍題。隨題抑揚。而藏頭見意者。四科皆經入選、而末體最爲下乘也。

名山業曰、凡條陳事宜。須要出入經史。錯雜古今。實實可見諸行事。不可徒事漁獵。若象龍之致雨則幾矣。

作策者。嗜古。則不俗。從今則不戾。參伍以變。會通其觀。古可以通于今。今可以程乎古。皇王之畧。天文地

歷人事之紀。禮樂兵刑邊陲河渠錢穀之數。無不備焉。故覽一策而一朝時事可稽也。覽一朝策而累朝故實可考也。

讀書以經世為主。理亂得失之故。是非成敗之形。不預定於胸中。及臨事而卓然不眩者鮮矣。

作策時須先有忠義之氣蓄于胸中。若立朝侃侃而談。不避權貴。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斯足以見文章經濟之合矣。

汪苕文曰、元時三衢文會、諸策所荅周正一說、亦皆援據精核。敷陳詳贍。庶可以見其所存矣。

名山業曰、明策凡有數變。弘正以前、渾噩簡樸、鬱而未宣。文成公爲世大儒。所尚在眉山父子。明白典顯、膾炙士林。此一變也。王華州出而刻意深古、拔貽子長。參骨益堅。令人治觀漢官威儀。又一變也。新鄭江陵、力猛才驁。且身居宰輔。意在揮霍。語多縱橫。又一變也。弇州雲杜、以文人之雄。信筆揮灑、無言不長袖善舞。要求以經國之手。渝壘縱橫。有摠必伐山驚兎。又一變也。至馮臨朐陸蘭陰、曉暢機務。燭數物情。似辨公子之洋洋纚纚。發言必當。又一變也。

指南錄曰、策欲博古通今。古惟宗文獻通考。今惟宗

大明會典弘治時上以累朝典制、未合于一、命徐溥等修之、足矣。如晉鈍之甚、不能偏閱二書、只將策日幾許各擬作一篇亦勝於殘書剩簡以欺主司者。名山業日、策之雄者、無過戰國、然審事達勢。必推晁賈。其議為可久、而其言為可用也。我朝以八股取士、影響之論。既不可實見之施為。至制策一途、又復勦襲陳說。塵飯土龍。安所用之。惟以通達國體。務合時務為宜。賅古今之得失。政治之存亡。可以指掌瞭然矣。○近日之制義漸長。策論漸短。亦一、異事。

篇法

指南錄曰。大抵起頭發策。樂作而金聲也。中間答策。樂陳而雅奏也。後面獻策。樂終而玉振也○策冒無不對之句。而間有突然敘起。不用對者。此方中之圓。善用圓者也。其起處則必用援引入題。繳處則或諷斷。或頌斷。或條列以為之斷。或設譬以為之斷。只看人筆力何如。

破題要看策題何如。如問兵財則出兵財字。問刑獄則出刑獄字。觸類而長。莫不皆然。若只撥拾陳言。彫鐫巧語。可恥之甚○承者所以發明破題之意。須要轉換曲折。使終篇主意盡見于數句之中。其語言尤不

宜太多。恐失之泛。○欲策題畢。將入腹講。須作一小股。引入正答。亦如經義之講。然其爲體亦不一。又不可與襍題重疊。或區處事宜。或評論是非。或辨析疑難。只要規模廣大、問架整齊、籌度詳明。辭語精采耳。

○上已答盡策問、至尾又須自作一段。收拾題意。別有區處。則謂之獻、策惟鎮密不漏始得。

或曰、作策要看策題中所重字眼。隱隱作破。承接處、即當透露題旨、包括無遺。又、有不、用承破。直尋、問目、一大關節、開口徑自喚起者。又有以執事發策起者。要之精當不拘定格。及至提掇。決不可直率做去。或

援古人或引經傳或設譬喻或假議析辨然就問成答循序鋪張即其中有輕重是非大段須用含蓄爲答後斷獻張本其斷獻處或就題意發辨或推題外用詳大抵宜練達經術不可游詞影射末後須要呼與叫應收拾有情及到結果處又必再振一番議論令人有深長之思方稱合作

名山業曰策有答問有鋪張有斷案有繳束中間提撥贊喩及援古證今俱要歷歷照應言之無遊景書之無墜詞醇粹若天人英邁若洽安沉簡若趙營平刻覈若鼂大夫輩斯論事之極軌也

周長興鈕宗舒傳曰、公研覽古今。丹黃滿架。左史而下。必取言有關性命事有益經濟者。曰非是。于吾身。必無益。安事。深吾歲月乎。

文徵曰、後世科目策問、欲書生而兼習天文地理曆律兵刑。無所不知。雖大賢亦有所不能。故取人之法謬矣。及仕入部曹、六官之中。換年歷轉。一事未諳。又務一職。無怪乎居官者不熟練其務。一任猾胥避人、顛倒滋弊耳。

終

鐵立文起後編卷之六

梅溪　王之績懋公　集著

歙州　趙　拓偉士　參訂

論

辨體曰、按韻書、論者、議也。梁昭明文選所載、論有二體。一曰史論、乃史臣于傳末作論議、以斷其人之善惡。若司馬遷之論項籍商鞅是也。二曰論、則學士大夫議論古今時世人物。或評經史之言。正其訛謬。如賈生之論過秦、江統之論徙戎、柳子厚之論守道守官是也。唐宋取士、用以出題、然求其辭精義粹。卓然

名世者亦惟韓歐爲然。劉勰云、聖哲彝訓曰經。述經敘理曰論。故凡陳政則與議說合契。釋經則與傳註叅體。辨史則與贊評齊行。銓文則與序引共紀。信夫。

明辨曰、劉勰云、論者、倫也。彌綸羣言而研精理者也。論之立名、始于論語、若六韜二論、乃後人之追題耳、其爲體則辨正然否。窮有數。追無形。迹堅求通。鈎深取極。乃百慮之筌蹄。萬事之權衡也。而蕭統文選則分爲三。設論居首。史論次之。論又次之。較諸劉勰陳政。釋經。辨史。詮文。四品之說。差爲未盡。惟設論則勰所未及。而乃取荅客難荅賓戲解嘲等作以實之、夫

文有答有解。已各自爲一體。況不明言其體而槩謂之論。豈不誤哉。愚謂析理亦與議說合契。諷寓則與箴解同科。設辭則與問對一致。今兼二子之說。例爲八品。一曰理論。二曰政論。三曰經論。四曰史論。五曰文論。六曰諷論。七曰寓論。八曰設論。其題或曰某論。或曰論某。則各隨作者命之。無異義也。

王懋公曰、論之立名。不始論語。通考吳氏程曰、論、撰也。次也。撰次聖賢之語也。則論猶編書之編。非議論之論。明辨亦未深考。

王懋公曰理論如蘇軾韓非論。政論如柳宗元封建、

論。經論如歐陽修泰誓論、史論有評、議、述、贊二體。如蘇洵史論、賈誼過秦論、蘇軾始皇論、皆評議。如左傳秦伯以三良爲殉、郝、吳能舉善、駟歂殺鄧析、邾、黑肱來、奔、史記孔子世家、漢書贊、戾太子、後漢書班彪傳論。晉干寶晉書帝紀總論、歐陽修五代史伶官傳論、晉贊、述。文論如漢桓寬鹽鐵雜論、諷論如漢班彪王命論、寓論如魏李康運命論、設論如王褒四子講德論。然左傳史漢雖曰贊述、原無論之名、今亦借言之耳。又四子講德篇當曰傳、而以論稱、始從文選云爾。吳儀卿曰、論、劉勰謂有四品。近日徐伯魯著文體明

辨廣爲入品。今我另設八目。一君德。二治道。三心學。四臣道。五敬天。六愛民。七尊賢。八評論人品。於此入類各作一篇場中題目無出此外

論者。反覆辨難以求至當者也。故論之爲體、辨是非。別妍醜。即碍以求通。研深以入微。窮于有象。追于無形。凡受題下筆、必有一段出人之意見。發之爲千古不可磨滅之讜論。方爲入彀。或舉古今所不決之疑而掘真見以剖析之。或從衆人意想所不到處而從容發至理。以新人之耳目。如漢廷老吏斷獄。以片言折衷。而人莫不心肯意服。若但能責人。亦非高手。必

設我若生此人之時。居此人之位。遇此人之事。當如何應酬。如何處置。必有至當不易之說。若蘇老泉審勢論。子瞻范增論。皆用此法。

我朝試論、有破題、有承題、有小講、有入題、有原題、有大講、有腰、有結、原係國初諸儒、做論學繩尺而制此式也。中式者中此而已、今作墨論、亦須將宋人舊論、一一檢閱、有辨論格。有詰難格。有問答格。有關鎖格。有借賓形主格。有從淺入深格。有摘字貫題格。有照題立說格。宜徧考而靜參之。蘇子瞻王、游不治論乃是制科墨卷六論中之一、有冒、有承、有講、有繳、規模

極整前面開話甚長後面正說甚短及讀之全不覺其長短蓋後面一句轉一句故也今之時論皆有段落殊不雅觀須融通而變化之如于寶作晉帝紀總論徐伯魯謂賈誼過秦論後僅見此篇然其間實以安民立政民風國勢為眼目惟其筆力圓勁故全不見其排比之迹又如蘇子瞻賈誼論深交絳灌與默默待變本是兩柱而文勢融通一意貫串遂成高調皆可矜式者也

論貴圓忌方貴老忌嫩貴雄健忌懶散貴穩易不動忌浮泛不切想伏處貴有照應開闔處貴有波瀾馳

驪處貴有節制。鋪敘處貴有曲折。過接處貴無痕迹。譬喻處貴親切。引用處貴確當。或沿流討源。而血脈井井。或從根發枝。而千條燦然。或將無作有。而意味甚深。或以實形虛。而指意如見。藏光艷于平實之中。發精神于題目之外。要使一句一字增減不得。而句句有法。字字盡心。方爲合轍。只緣學者求皆不覩。因願說簡于時文之外。全不理會。先進既以荒謬而中式。後進遂以空疎爲高致。甚謂光傳真可不讀。而不學無術。最得計也。

立意高。說理透。不爲玄言奇語。而見者自然信服。如

虢國夫人有天然國色但淡掃蛾眉而三千粉黛一時低首此文之最高者也詞理兼修華實並茂者次之意見庸庸專事造語此最卑而最可賤者也近來時論本色愈卑而修飾愈勝專欲藉文采動人自造語外別無工夫今須擴充真見洞透至理見得親切自然斷得分明理既高遠自然言能出衆講性理而洞徹精微論治道而深究利害便是大文字前輩如柳宗元作四維論夫禮義廉恥謂之四維柳謂廉恥即在義字中只可爲二維得此意爲主又何煩詞采之助哉歐陽修作泰誓論謂文王未嘗稱王發明千

苦不自之究。蘇軾作賈誼論、謂非漢文不用賈誼、乃賈誼不能用漢文。蘇轍作三國論、不取智勇、而取不智不勇。深求作文帝論、謂文帝薄待周勃、乃是深愛之、而引宣帝待霍光爲証。意見精確。最能動人。又如蘇軾秦觀皆有晁錯論、在蘇軾則謂袁盎非能殺錯。乃錯自取殺。在秦觀則謂漢帷斬錯。然後可以破七國之兵。其意見皆出尋常之外。故必熟于世故。老于人情。有憂深慮遠之明。有通微知往之哲。然後可以作論。非徒求工于文字而已。此論之所以貴識見也。

作論之法、須依於忠厚。止于理義、可標駁辭彦。不可戲薄聖賢。可據理陳詞。不可以强詞奪正理。衆毀而吾獨譽之。發古人之心事。抒千古之幽光、若衆譽則不可輕毀也、有過處可求無過。無過而求有過。則刻矣。文章之微。關係心術。學者愼之。

論貴古、賈生過秦其最也。論貴圓、蘇氏兄弟稱絕調焉。故學論者。取材于古。而術當暢之以蘇文。

指南錄曰、論欲用于書。是一病。欲用險句是一病。欲使難字。是一病。誠不用于書。不用險句。不用難字。只平順汪大。就題發揮而氣格渾成。機軸圓妙。句法老

練出經入傳筆力鏗然濃淡雙單字無不典則處大意槩指分斷處五兵迭出駢組處或先輕後重或先重後輕腰膝處脉絡分明而前後變化點齊將領三陣一法五陣一法而照應森嚴生發處疑什擇躍如拔証處賓主相通發餘處出題而入題如珠走盤而不出于盤進步處如升堂入室而關鎖截然語淺深則由淺而入深語開闔則屢開而屢闔約而盡淡而不厭婉而成章論法其盡于是矣

論以識見筆力為貴縱横變態如節制之兵愈出愈奇攻擊辨難如汪洋之水漸波漸遠此識見筆力之

最高者。

大抵論以理為主意輔之意與理俱勝則論自超脫故太家手筆不為詭異而自宏富不事險怪而自典麗奇寓于純粹之中巧藏于和易之内其不能者反是。

論之品有三、上者藏鋒不露讀之自有餘味中者步驟不凡如飛沙走石下者用意卑俗專事造語

論之體有七一圓轉二謹嚴三意多而不雜四含蓄而不露五結上生下節勢如貫珠六首尾相應勢如擊蛇七繳一篇欲有不盡之意如清廟之瑟一唱三

歎。

郭青螺、因、論與文不同、其以發聖賢之精蘊。其格局主意、語句詞調、自有定。式、論則據存已之蘊與發題目之本旨。隨人意見。憑人議論。不背于理。不詭于道。不拂于經、借客形主。原始要終。三正三反。十步九迴頭。援古而証今、旁引而曲喻。功效體用之相因。是非得失之相形。雖長江大河。二斷乎累幅至六七葉可也、次則舒徐委曲、濃抹淡描。葉二三葉可也。又次則勁、簡古、朴、崇雅黜浮、止一葉亦可也。大率主之以意。昌之以勢。輔之以詞則三善備焉。

趙懐易曰、一遇題目、即當定主意立眼目、排間架一起一伏、如何襯布、好句好調、如何使用經傳、故如何編排、作性理題、主于發明、詳其上下來歷、作通鑑題、主于評斷、究其出處終身、然後搜精奪神運指揮、須走龍蛇而騰雲霧、格局嚴整、規模峻絶矣、至于或長或短、抑任其意之所如、安得置成心于其間也、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學之貴于博而貴之貴于深久矣、周公上聖、日讀百篇、仲尼天縱、韋編三絶、彼應試于風簷寸晷中者、倘非蓄之有本、養之有源、安能觸毫而出、迎刃而解哉、

凡學論須將前輩格言語確意高理透者寫定十數熟誦沉思有作即擬之不似則易之始于擬議終于變化蓋其始學也惟恐不似旣似也又恐其襲焉而不化耳至于變化則心神骨髓全是古人啓口容聲莫非高調若待招之而後來麾之而後去已落第二義矣

性理論貴研精闡微根極理要以左國之精華發程朱之心事使確然不易燦然有條此最難者也政事論貴獨稽政源參酌流弊殫綜準務折衷是非陳法則句句可行警世則言言可懼雖亦不容苟作然較

之性理論似粗而易明矣人物論貴貫串古今詮次賢哲取一人而有益于天下則毀之不爲薄褒一人而足法於天下則譽之不爲徇褒貶既中其實議論自異于常人物好醜纖悉不爽矣

史論易粗宜精醇理論易晦宜明白

論事勢當原其利害成敗而究其形論人物當究其始終顛末而定其案然須胸中真有卓然不可磨滅之見借題發揮則自然醒眼若就事補綴縱裁花裂錦終無精彩氣熖

大都論法不外乎理弊工效蓋理者道理也把題中

事情說得的的確確。務使愷切明售。弊者弊病也。原初階厲。與要終沾危。一一發覺出來。乃用工。一番修癥轉一番恢復也。效乃效驗。是以亨通。是以泰寧也。只將此四法敷衍成章、而於起首用破承入題、煞尾用結題、自然律度嚴整。血脉貫通、他如原敍反正譬証斷七法。用之或可以炫觀。殊覺煩碎耳。

論須看題目。如言語發于大聖賢之口。行事見于大聖賢之身。功業顯于大聖賢之手。君則五帝三王。臣則伊傅周召。儒則顏思孟周程張。本無可議者。奈漢而下。君道臣職儒術。互有得失醇疵。從無可議者。惟

主於褒揚稱述。若得失醇疵相半者。又當權其輕重。究其大節。言語行事功業好處多。則褒揚意重而微寓不足之意于後可也。不好處多、則貶抑意重。而存恕過之意于中。如其大節全虧。他費莫贖。則辨斥攻擊。直窮到底。慎勿兩可其說。至悖君逆臣異端、尤宜删之廓如也。不得稍貸其罪。曲為回護解釋斯為正論。若徒快紙上之浮靡、眯胸中之臧否、人是而我亦是之。人非而我亦非之。正井蛙之不可語于海者也。又何論之足云。

論題、曰凡作論之要。莫先于體認題意。故見題目、必

詳觀出處上下文及細玩其題中有要緊字方可立意。蓋看上下文則識其本原而立意不差。知其有切要字。則方可就上面看到去也。此最作論之關鍵也。

凡論以立意爲先。造語次之。如立意高妙而遣辭不工。未害爲佳論。苟立意未善。而文如渾金璞玉。亦爲無補矣。故前輩每先于體認題意者。蓋欲其立意之當也。立意旣當。造語復工。則萬選萬中矣。然立意亦不拘于一律。要使易于造文。今之名家爲論。如題目在議論處出。則多以議論立意。在建明處出。則多以建明立意。在荅問處出。則多以荅問立意。凡論包一

議論建明問答意。則易遺文災

造語有三。一貴圓轉周流。二貴過渡精密。三貴精簡警。拔。凡造語圓轉。必先取句語多反覆論、做一樣子、看其如何說起。如何辨論。如何互說。如何引證。模倣其規模。則漸漸自然圓轉。凡造語不能圓轉者。最是無可說得。但猶將欲說人之于美、必言其父之餘慶、又言其師教之有義方、然亦在于性資之良美、又言其交游之琢習、然欲施之遠、尤在于涵養之不矜、知如此推廣。則圓轉不窮矣。既能圓轉周流、則當看人之段落過渡處。近日名手、多是上段。引。起下。段。意不

然便別作一道理使之聯屬故意脈貫穿終篇不識絕處無片言可增減殆與渾金璞玉無異前人常于段落處斷絕故去之亦得增之亦得不可爲矜式也既能學得過渡精密處、便可取名論熟讀、學其造語警拔則當於下字上着工夫蓋下字既工則何語自然警拔如此則如麗服靚妝燕歌趙舞觀者忘疲矣指南錄曰、論家構思貴精造語貴健如夫子之得邦家、則以道行于萬世立意、止窮見節義、則以不幸而有所激立意、至言人而推本于天、言事而根本於理、言王道而及于天德、言天德而及于王道、言聖人而

以天地形容、言漢唐宋君道臣道、儒道而以唐虞三代之君臣、孔門之聖賢比例于前、言唐虞三代孔門之君臣、儒而以漢唐宋繳結于後、所謂借思之精也。

論中用字要與題相稱。如陶侃惜陰題、則點出他愛動字。祖生擊楫題、則點出他復仇字。

論中敘事。極宜。簡。古。切忌冗雜。如高帝無可無不可題、止以封功臣一事言之耳。必欲多敘。則道有百事。亦敘百事乎。

論中譬喻。不拘多寡。要簡潔雄渾形狀得出。

題懷易因勢宜輕。勿使之碎。詞宜輕。勿使之弱。

或曰論以奮勢爲先如率然在山首尾相應不求合于規矩繩度而規矩自在其中

論之轉換處須是有力不假助語而自接連者爲上

又如平淨寸草中突出一峯使人聳目

唐荊川自題是楊雄而專辨韓愈亦一體也

名山叢目國朝論之佳者莫過于小論其所引判斷處當在宋人之上予旣集爲一冊以問世至閩中諸家未免限于格套即有藻麗跳逆終不能脫其習氣予故嚴爲簡汰惟以議事之當說理之快者爲上即有排與駢儷仍不沒其氣骨故存之

張天如曰讀竟全不覺其爲論蘇學之旣足雖制科之文如寫雜說如裁尺牘作者固亦如其平常焉爾

鐫立文起後編卷之七

梅溪　王之績懋公　集著
歙州　趙　柝倬士　參訂

論篇法

或曰、認題分明。然後立個大主意。如何起。如何轉。如何鋪敘。如何推廣、收煞。一氣所成、自然文華歷衆。但要一步深一步。首尾相應。過接有脉耳。

論有四法。鳳頭欲精。而銳。豕項欲肥。而縮。牛腹欲壯。而大。蜂尾欲尖。而峭。

趙逝還曰、論冒無對句。而間有對者、則三其句、此固

中之方、無用方者也至起處則多設譬喻繳處則多
用引証、亦須認取、
指南錄曰、破爲論之首、一篇之意皆涵蓄于此破是一篇
斷子後段步步照應尤當立意正大何法簡潔高古有源厚氣
象然其體不一在相題下筆忽浮而不切冗而不精
承者、承破題未盡之意而詳其旨即肖題也一篇起
模全在此處布置貴渺簡則切變幻委曲忽重復直
捷浮靡迂緩有正反相形者有抑揚起伏者有一開
一闔一難一解者在相破而承不可執一
論祖曰、承題要開闊欲抑先揚欲揚先抑最嫌直致

無委曲。宜渾融。宜輕峭。宜清快。若史題有當鋪敘源流者。則承後畧說幾句。便與他入題。入題只有詳畧兩體。前意說盡。則入題當畧。前面說未盡。則入題當詳。

指南錄曰、原題者、推原題意之本原。乃接上起下法也。體亦不一。有逆帶輕荅二三句者。有只結荅上句者。有全不挑剔者。有詳敘其事實者。有畧陳其來歷者。有輕提題起講一直說下者。惟智用之則得。

論祖曰。原題正咽喉之地。若題下無力。則一篇可知。前輩多設譬喻起。近頗無定格。或設議論。或便說題

目。或使譬喻而使故事爲多。要之皆欲講明主意而
已。主意分明則爲得體。
或以原題處或設疑反難。急須喚醒正意。以爲下面
辨論張本。
指南錄目起講正論之咽喉。若不着力。便充拓不開。
爲題所窘。縱勉强成章。亦無精彩氣焰。古云鳳頭欲
其尖銳。承項欲其肥壯。正于此見之耳。須有原委。有
考據。有含蓄。有識見。有力量。有即事影題抑揚起者。
有就題立論形容起者。有引經傳剔題字面起者。有
推究源頭設爲問答起者。有論功效原始反終起者。

有論事勢即此形彼起者。有論人物究其出處終身遂設爲抑揚起者。有肩頭承項相連說者有肩頭承項各單用者。大抵肩頭說得少便接入題承項說得多。包羅腹內提醒題頭、二法宜知也。

過文接起講而入論腹。乃血脉所在。尤當簡潔流利。嚴密渾融。使人讀去、無痕。不覺爲講題者。方見高手。

論祖曰講題謂之論腹。貴乎圓轉議論。備講一題之意。然初入講處要過渡精密。與題下渾然。使人讀之不覺其爲講題也。方是高人手段。若講與題下作兩截去、則近乎舊矣。嘗疑陳公試章公顏論未嘗有腹。

但題下便是講題此正其高處但人不知其人講耳近鄭公昉亦從題下使說云大題講題而正講規模則臨然不易此正要仔細玩味將他所長較我所短則文字自然加進大凡講題實事處須是反覆鋪敘方得句語圓轉然論腹如四通八達之衢最無繩墨須時時繳歸主意方得緊切如小兒隨人入市數步一回顧則無至失路若一去不復反則人與兒兩失矣學者最宜加審至習熟縱橫則不在是或曰正講要透露本題淺深虛實反覆辯析相逼而求

指南錄曰、論股制之大講即中股也。凡引喻、點証、回顧、提醒、承遞、相因、挿花、編籬、製錦、撮要、十法、具在其中。何謂引喻、蓋援引他事以喻本題也。何謂點証、就本題中點某事某人以証耳。何謂回顧、是前面有何眼目、有何人物。提在先。後面反而顧也。何謂提醒、把本題上緊要字眼。先提出叫醒之。何謂承遞、乃遞遞講去。所謂不然、又不然、雖然、猶未也、亦未也、凡夫、由是、又由是推之、又推之、等句可見、何謂相因、如上句云云。接句亦云云。一步進一步說去。與頂針文法相似。何謂挿花、是用經史成語裝點。如貴人淡妝挿翠。

閱濟搖法擇詞擬雅般論典行為行則異

則美觀也。不拘安在何處。只要三五行一兩。此法最難、摘採儷語短長之功不可無也、何謂編羅其文勢片段。如破竹編籬。讀之起撤。如虛車題、易以明變等句、太古法語等句、何謂製錦、組織成文。燦如錦繡觀者動情。如士窮見節義題、有隨波而逝者等句、何謂撮要、因題中事故多、人物多、不能盡錄。只撮其緊關者為論耳。如山西諸將題、優題、止錄出趙充國辛武三子、餘可類推、大要欲其壯而實、三段五段七段九段、圓活巧變方為得體。

詮式云、論體正如四通八達之衢。極無繩墨、須將時

繳題正意。有照應。無重複。有起伏。無斷截。脫消而不冗。詞切而不浮。意新而不俗。事常而不怪。不然雖爲豈聽。實則補納矣。

論祖曰。講後使證此論之常格也。而今之名家則不拘多于題下使使事引證。正講後但隨事議論。則或謎之。而正使事證題蓋寡。然學論者亦不可不依常格。至縱横習熟則在人焉。然使事亦須要立意簡徑句語清奇。若一事數衍作一段則非今之體矣。故善使事者。但一二句至三五句而題意已瞭然前輩嘗謂學使事。不可反爲事使。此至論也。善使事者不須多、

指南錄曰、論求收足一篇議論。而咏歎其旨意。謂之蜂尾、欲其決而利。如繳轉無力。結煞不到。一篇精神便弱矣。是故有援引結者。有比形結者、有推原推廣結者。有就本題意旨上下結者。有連大結一套結者。有繳轉破題語句、用故曰云云結者、

論祖曰、論結、正論關鍵之地。尤要造語。精緻。造文。順快。蓋精緻則有。文外之意。使人窮之。而益不窮。順快則見。才力。不乏、使人讀。而有餘。味。意在不窮。文益有味。終篇而三歎矣。人多于結尾之餘。才力窘乏、則謂論之用工不在于尾。此殆未爲知論者也。凡爲論、本。

舉筆之先而一論之規模已備于胸中若逐段索意逐意彫詞即語語秦漢未免叠牀架屋矣凡結尾當如何反覆如何議論已寓深意於論首做一篇之意首尾貫串無間斷處文有餘意而意不盡文至講後而始思量結尾則意竭而復求意意必無是理縱求得新意亦不復渾然矣此作論之病不可不察

指南錄曰論大結不一要與文大結不遠有推廣者有引証者有推高一層意者有作勉人意者有探本意者有因此論彼者有引經傳証者有影題說意者有微抑而又揚者有全褒而全貶者有先褒後貶者

有前股後衮者有因事論行者有因古概今者又結止二三行者亦有無大結者惟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始得

或曰按昔人論法有曰理弊工效有曰鼠頭豕項牛腹蜂尾然先時論破以一二句為作个時有兩扇對破者有不用彼而直入題者有無破無承無斷無續一直說下者有不用理弊工效而理弊工效自寓者先時多用三疊九疊十三疊十五疊近時又有不用疊法信手平鋪波瀾起伏者總之不可執定成法李延乎所謂借他題目說自家道理是也但要首尾相

顧。一氣呵成。自有五步一樓、十步一閣之妙。

附　經義

明辨曰、按字書、義者、理也、本其理而疏之。亦謂之義。若禮記所載冠義祭義射義諸篇是也。後人依倣遂有是作、至宋文鑑乃有之。而其體有二、一則如古冠義之類、一則如今明經之詞。夫自唐取士、有明經一科、而宋與因之、不過試以墨書帖義、從取記誦而已。神宗時、王安石撰周禮詩書三經義、須行試士、傳法始變、其所製義式、至今倣之、厥後安石之義廢格不用、張廷堅經義五篇、豈其遺式歟、方今駢儷之詞、興

廷堅之式不合毋為異可當時立法之初意乎。
王懋公曰、張廷堅自靖人自獻於先王。乃散文也。如此怨義題而其文猶未極血性淋漓。乃知古今之文不愧題者其亦僅矣。
汪苕文曰、王衢文會蓋元時江淛士子私課之文也、其題為經疑三。易書詩禮春秋本經義各一。賦策又各一。○按輟耕錄、元反宋金餘習、初試論賦、其後以經義為本云云、及考選舉志、春秋兩試、皆未嘗用論。終元之世、亦未嘗廢賦不用也、或有司校閱稍重經疑經義則有之耳。

終

鐵立文起後編卷之八

梅溪　王之績懋公　集著
歙州　趙　柘偉士　參訂

表通論

王懋公曰、近有謂表自史遷世表始者。不知史記十表、蓋爲年歷作。鄭玄所謂事隱而不著。欲有以表明之是也。然皆散敘所以使人于往事有所考。乃著書體。與今表啓之文絕異。今進表之制、實自秦始也。而或謂表始于漢、亦大謬不然矣。

辨體曰、按韻書、表、明也標也、標著事緒。使之明白以

告乎上也。三代以前。謂之敷奏。秦改爲表。漢因之。稱嘗考之、漢晉皆尚散文。蓋用陳達情事。若孔明前後出師、李令伯陳情之類是也。唐宋以後。多用四六。其用則有慶賀。有辭免。有陳謝。有進書。有貢物。所用旣殊。則其詞亦各異焉。西山云、表中眼目全在破題。要見、盡題、意。又忌、太露。貼題目處。要字字精確。且如進實錄。不可移于日曆。若泛濫不切。可以移用。便不爲工矣。大抵表文以簡潔精緻爲先。用事。忌深僻。造語。忌纖巧。鋪敘。忌繁冗。今錄文一以時代爲先後。讀者詳之。則體製亦有以得之矣。

明辨曰、古者獻言于君、皆稱上書、漢定禮儀、乃有四品、其三曰表、然但用以陳請而已、後世因之、其用寖廣、於是有論諫、有請勸、有陳乞、有進獻、有推薦、有慶賀、有慰安、有辭解、有陳謝、有訟理、有彈劾、所施既殊、故其詞亦異、而唐宋之體、又自不同、唐人聲律時有出入、而不失乎雄渾之風、宋人聲律極其精切、而有得乎明暢之旨、蓋各有所長也、然有唐宋人而爲古體者、有唐人而爲宋體者、此又不可不辨也、今取漢以下名家諸作、分爲三體而列之、一曰古體、二曰唐體、三曰宋體、使學者有考云、宋人又有劄記、書詞于

笏以便宣奏。蓋當時面表之詞也。故取以附焉。然表文書于牘。則其詞稍繁。笏記宣于廷。則其詞務簡。此又二體之別也。

表坤儀曰、今場屋所用惟三體、曰進曰賀曰謝而已。表冐長短不拘。但要的確。移易不動。冐後為解題、原其來歷、究其指歸。進表解題宜詳。不拘進書進物、凡自我而進。則當說得分明。賀表多不用解題。凡解題目、多說前朝不濟。故賀表不用。即用亦不得多。切忌道着衰微亂亾景象。頌聖處亦要切題。賀表須聖宜、詳謝表自敘宜、詳各有體也。

唐宋表俱用四六。而體亦不同。唐人聲律極精對偶極切。如奇珍雜寶。攢合相配。銖兩悉稱。宋人以聲律之文。爲敘事之體。明暢過于唐人。而典麗不及也。既曰擬唐擬宋。則亦當諭其世而各肖之。斯爲合格。

表有聲有律。平仄相間。宮商迭宣。朗然可誦者聲也。對偶精切。分毫不爽者。律也。如古表云。自宋耶之狼俱。致赤子之流離。以耶對子。謂耶與爺同音也。又狼俱獸名。流離鳥名。其精工如此。

一學作表。須將唐宋好表各讀數首作骨。次將鄉會好程表。分律閱之。如拜官書籍宮室衣服之屬。不過

寸餘類。非類作一首。則稱如矣。

錢氏穀曰。蘇東坡表啟制誥。不下數百首。各臻其妙。蓋對偶之文。雜于情詞。閒轉東坡作對偶文。能寫瀟灑于端嚴中。雖里言巷語。出其筆端。亦有情趣。予謂四六對偶文體。當採之六朝初唐以收其葩。而參之東坡以得其流暢。

李東陽曰。讀唐宋表。大都詞簡而意盡。格古而調高。

指南錄曰。表與啟不同。啟猶可隨己創意。表須要有朝廷氣象。詞極華采而不卑弱。語極豪縱而不怒張。雍容揖遜。有冠冕珮玉的意思。乃爲本色。

或曰、凡作表語、須斟酌停妥、當諷諫則忠懇、當感慨則激切。當稱賀則踴躍、

趙懷易曰、諫而無驕、頌而無諂、作表法也。

谷山棠曰、四六莫高乎立議、而敘事爲下、覓妙于用。樽而使古、爲卑。然麗不傷骨、艷不傷雅、處駢未嘗不與實焉並行也。今但以敘事帶經濟者爲上、其有藻艷絕世者、亦亟收之、然自非一切塗附傳粉者可入。

指南錄曰、表以用意忠厚、造語和平、音節鏗鏘、引用切實、四者爲本。近時尚古體者、不拘聲韻、只虛實相對、亦每每上第、而溫醇之表、必拘聲韻、若引用故事、

不論切實只以衒靡為工恐乖正則翰林名表于外
用處有一二精實對聯只用活聯幹運下去並不勉
强牽扯或詳或畧文在隨題制宜不可拘定至于造
語徒欲務華炫彩好使齊巽之字反令真味索然尤
為可厭須如文義一般只平順正大自有華彩況對
君之言惟取溫厚和平可傷于叫號哉故入翰林節
制誥者非和平不可若夫用意忠厚則表之大關節
也蓋表雖比體實為臣子之精光自破以及說出處
皆寓有仁愛之意此表之上如惟只對待亦一技耳
何足對若故破承氣象貴壯麗溥放郎此衙對拗否

君之意援証抑揚貴渾然不露圭角即此寓匡弼各

君之意須聖處當操善政作須不可徒誇耀尊榮自

叙處當就本題自勉不可徒卑語求容但入題所在

最宜善體君心或賀或謝或進不必同同于歸德于

君而斡運圓融斯巳矣主司每于此處看人體認此

處忽畧先後縱夔玉鏗金有何裨益若乃祝聖必寓

責難之意方是臣子不得巳之情豈可徒顧其集福

無疆而巳哉

作表之法大槪宜上德達下情而巳宜上德以尊君

爲主達下情以抑臣爲主然其尊君也必于頌美之

中寓規諷之意而規諷之辭則又貴乎婉其抑臣也必乎謙遜之中寓忠奮之心而忠奮之辭則又貴乎溫若為宰相上表氣象要端嚴元帥上表須奮揚學士上表須清麗要思此是何人便做此人身分上行文則於題切矣知乎此而能稽之以事實證之以成說發之以巧思則無不善者

或自作表須以兩京程表為式蓋翰苑名家日近清光立意遣語什是官樣溫雅其臺閣處令人起敬其警拔處令人振厲欲工四六者不可不知

指南錄曰表須要臺閣氣象不可作山林體態如九

重仙詔休教丹鳳啣來、一片野心、已被白雲留住、此等狂句、只可于隱士用之、

作表須是胸中有物、方見他蘊蓄處、故燈窻之下、將可出之題、件件編類、一一披覽、臨場亦少補云、

行文皆用四六、必調平仄、如上對是平而仄、則下對必仄而平、上對仄而平、則下對必平而仄、一篇之內音韻諧協、兩句之中、輕重各別、乃可、如長對則不此限、不調平仄、其病有四、曰平頭、如巍巍龍鳳之姿、明明天日之表是也、（謂兩句起頭便同韻）曰犯尾、如剛健中正名九重而凝命是也、（下句命字犯上句正字）曰雙聲（謂互讀為雙聲）詩曰

螮蝀在東、又曰鴛鴦在梁、此雙聲之所由起。曰疊韻。謂敝綿爲叠韻古詩、月影侵簪冷、紅光逼履清、此叠韻之所由來作表最忌有此。

趙潛修曰、四六句須用蜂腰、鶴膝、法承遞。始得體。

趙運靈曰、四六之妙、須一對甚長、一對甚短。所忌者。氣脈斷而不續、詞語俚而不淸耳。

或曰、大凡四六格、上句起。下句應最要呼答。有情。如光厚之云、忠氣貫日、雖金石而爲開、譏波稽天、孰斧斤之攻、闕上句忠氣貫日、則與金石爲開有情。可以相襯。譏波稽天、則與斧斤似無干涉矣。此四六之病

也。丁謂云、補仲山之袞雖曲盡于巧心、調傅說之羹終難借乎衆口、二句如出一線。此呼答之有情者、表斷句要有力。如挪于厚謝官乃云、藏巨蔡之山木知恩重之大鯨之海、但覺寬稀、凡此樣表須有此樣句。方能動人。

對待之法有六。曰正名對。天地日月是也、曰異類對。瑤玉石是也、連珠對。明明赫赫是也、借字對。伍相于衛是也、(伍是隻千是雙)就句對。一麾伍部、餘十載以臨民、自首升心、歸形庭而過主是也、不對之對。自有生民以來未如今日之盛是也、

或曰、四六有作流麗語者。須典。而。不。浮。汪彦章賀神
降萬歲山表云、恍若虛、沃金成宮闕、浩如玉海虹貫
山川、有作華潤語而重。大者。豈不多得。曾子固賀赦
表云、鈞陳大微、星緯咸若、崑崙渤澥、濤波不驚、
馮開之曰、夫含英咀華者、叱咤乎風雲、偽辭擬藻者、
吞吐乎月露、斯亦稱難矣、刲馳騁于文場、凝構于斝
日、流商刻羽、戛玉敲金、織若天孫、不繪而巧。斲若大
匠、不彫而工。非學。贍。而辭。富。才。雄。而思。深。於四六無
當也。
名山藂曰、表雖以駢儷為主。然。須。出。以。澹。宕。朴。直。方。

妙劉繼云表體多包情僞屢遷必雅義以矜其風清文以馳其麗斯則非之極則有不可踰者矣

指南錄曰前表不用之乎者也字今用之反覺透矣

篇法

或曰起猶龍頭欲其嚴整接猶豹項欲其健警鋪敘猶豕腹欲其肥潤收拾猶鳳尾欲其峭麗

名山叢曰題緒甚紛能綜成一片而色色天然抒寫故實都用虛籠之法用古不雅想其運筆之妙轉筆處有一篇如一㘞之妙此四六中所難

妙。在。俳。偶。中。曲。折。有。如

縱。橫。中。寓。法。則。開後來多少手眼。

用、散、法、爲、序。表中變體。八句用四或字

王懋公曰、往讀易而得文訣焉。上係曰。參。伍。以。變。錯。綜。其。數。俳偶如此。則長短不一。體方而語圓矣。

表冒 亦訓破

或曰、冒用八句。然亦有六句。或十句者。是一篇綱領。語。須。悠。揚。華。贍。題內止有一項。只破一項。若題內有數項。須渾數項意。總括成聯。不可偏遺。然。貫。渾。融。勿至。太。露。如湯思退代守臣謝賜御書周易尚書表、宸

章帝藻、燦如斑琰之傳、神謨聖謨、較若天人之備象

章帝藻、御書也。神畫是易。聖謨是書。胡安國謝加恩并賜衣帶鞍馬表用式兼名器之榮。只半聯。便包盡。方是作家。

指南錄曰、起語貴該括題意。或四句、或六句。若入句便多矣。主司看表、全在此處。愼之愼之○表中眼目。全在破題二十字。故題中數字。破題須包盡。喜冠冕。雄壯忌體骨太露。

述古 亦謂承 亦謂入題 亦謂解題

或曰、稽首頓首之下、先用虛詞四句叫起。然後入證。

大約引唐虞三代要有揄揚之詞。引漢唐宋。要有不足之詞。見得個漢唐宋而在追唐虞三代者。在今日也。凡引古人。或往事。必視本題親切。然後採用。若題内有數項。亦要證得詳盡。

指南錄曰。敘詰謂之冒頭。喜簡潔。怕枯淡。喜豐贍。怕冗長。或十聯十四聯。此前三代宜詳。後三代遞過。有起語下畧敘古而接連敘事者。亦不妨。惟取切題耳。

或曰。不用述古。竟敘題而是表中創體。

頌聖 亦謂頌

或曰。凡稱美聖德處。或實頌。或泛頌。或比頌。實頌要

看本題年號。尊擬當時實事成聯。須至要切合節緣、及與本題字義相關、如慶曆某年、知為宋仁宗年號、則須如云、含弼而嫁美女、商湯遠色之誠、忍饑而却燒、帝虞舜好生之德、濟祐某年、知為宋理宗年號、則須如云、講學正心、契堯舜禹湯之旨、崇儒重道、派濂洛開闢之傳、等語。推而至于唐與明、莫不皆然、其定須者、彤本題發揮。如白金則用爐冶商周等語、彤幣則用黼黻文章等語、

指南錄曰、須聖或四聯。或五聯。止于六聯。多則贅矣。有起語下先須聖、後敘古者。有止須聖敘事不敘古

者。體各不同。大凡須聖處惟貴切實。
先自敘。後須聖。表中變格。
入事　亦謂腹　亦謂實講　亦謂敘事
或曰、須舉、即照本題實講。須把題內人品事實。一一
詳核。精鍊發揮。雖不能每聯皆實。即有三四聯。便收
觀了。其中用事措詞。亦宜步步回顧。否則泛而不切。
遊矜、或曰、敘事謂之表腹、主司多于此說才。喜數腹。
怕窄束、即十聯不為多也。須句句切題方妙。亦有敘
事在須聖之前者。尤最不得一閒字。
自述　亦謂腹　亦謂陳志

[illegible]上凡遇文武臣自敘、不拘何表。俱以謙遜爲主。然實敘○武爵意○並宜簡潔巧切○設以身處其地○用紫其事○方妙○

指南錄曰、陳志乃表之腰、只好四句、或六句。止于八句○不可多○多則腰重○不可抗○抗則誇張○不可卑○卑則貢諛○如王陶自陳州移許州謝表云、有汲黯之直、衣死淮陽之郡、無黃霸之才、願老潁川之守、陳州乃淮陽郡、許州乃潁川郡、黃霸自潁川入爲三公、而我不敢願也、其用事的確如此○又范文正公隨母冒姓朱、後復姓表云志在投秦入境遂稱乎張祿、名非霸越、

乘舟偶效乎陶朱此聯雖唐人舊語亦范氏當家故事也亦的確

祝聖 亦謂尾

或曰此是一篇歸結處更宜奮勵精神收拾一篇意思大畧本有限之知識而與他日無窮之聰明據一時之履歷而期終身可以之事業凡君人好處臣子願處要切題意做及影本題字眼發揮方爲不浮然到此語氣更要悠長不可窘廹

指南錄曰伏願以下多不過四聯少不過三聯惟據忠愛之情寓規諷之意則善矣凡祝聖必須中寓規諷

大都稱祝處要有真實語、如進書、即窮本書之意乃
佳真德秀進大學衍義表云、止其所止、願益切止吾
之功、新以又新、祈愈增新民之化、凡此皆不泛泛祝
聖者。

鐵立文起後編卷之九

梅溪　王之績懋公　集著
歙州　趙　　拓偉士　參訂

諸表體

或曰、表制有六。賀表則須聖處貴詳盡。進表則敘事期望處貴詳盡。辭謝表則敘事自勉處貴詳盡、請設表則貴望處貴詳盡。蓋作表貴知要如此。

謝表

指南錄曰、有所感激故稱謝。謝幸御、謝官爵。謝金帛。謝宴享。謝頒降。謝珍味。謝衣服、皆感激君父殊恩而

非僞也。夫忠心感則與。激則奮。思踰望外。則敬從中起。非徒啣結思報而已。最要數動人君以禮使臣意、然入題自敘處須詳之。

王懋公曰、謝不催自謝。或代一方謝。或為天下謝。尤當論及。

呂東萊曰、表中謝後、當說竊以、各隨題意發揮。如洪遵代樞密使謝賜玉帶表云、竊以裴度視師、服章武通天之賚、衛公勘難、拜文皇於闕之珍、視師勘難、見樞臣意。如湯思退謝賜御書周易尚書表云、竊以法始四營、莫辨乎易、文兼五典、皆聚此書。或用事。或不

用事。亦無定格。

張子壽白羽扇賦云。昔鳴皋之時、有凌霄之志、苟效用而得所、雖殺身以何忌、又云、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其托意之佳如此。而忠肝可見矣。凡賜物者、宜以爲法。

王荊公在金陵、有中使傳宣撫問、并賜銀盒茶藥、公表云、信使恩言、有華原隰、寶奩珍劑、增賁丘園、五事見四句中。言約意盡。

孫覿代高麗王謝賜燕樂表、內一聯云、環居島服、習聞夔韺之聲、仰睇雲門、實駭咸池之奏、先說遠人不

足以知雅樂。然後序作樂之盛。受賜之寵。得尊內之體。

賀表

指南録曰、凡天降祥。地獻瑞。外國賓。武功捷。皆人君盛德、事也。表中、歎詠之意雖多。尤必、戒、盈、持滿。使、皇上、殊、然、勵、箴、系之計。始得。其須聖宜詳。詳解題處宜略。賀則為其非自作也、後節題宜略、又多有不用解題者。以不可及前朝獻賦事也

進表

指南録曰、進者、人臣各以意進也。或進經史。或進圖

書或進詩賦或上圖書或上旗常或獻祥瑞不以倖進。不以諂進。不以非禮進。不以聲色貨利進。皆所以養君心、消淫本也。均之進也。其辭通處宜詳、如書籍、則備敘其著作之由。祥瑞則偏列其生成之實、必點寓規諷之意。令上人一見起敬可耳。

或用作進書表、須認明諸書體製。如玉牒乃紀大事之書。如進玉牒須純用玉牒事勿以他事雜之國史乃已成紀傳之書。實錄乃編年之書。寶訓則分門。日曆則係日。會要則合粹。各有體製。如玉牒不可移于國史也。餘做此。

王懋公曰、宋州閣道四六餘話、玉牒所記、非止本支。

而凡一朝大政事大號令。大更革拜罷、皆在焉。仙源積慶。特其一條耳。而此進玉牒備書表章能備言之。惟予湖一表、終篇對說。其形容玉牒方為曲盡文云、帝系勤鴻、榮升條丁梢籍、聖謨啓祐、儼訓典于寶儲、堯統漢緒、帝派別于天潢、周譜商盤、儼仙躔于東壁、惟昭穆親疏之有序、與文章詞令之當傳、麟趾振振、共仰宗盟之益茂、虞書渾渾、更聯聖作之相輝、予近見二玉牒表、專言本支、絕不他及隻字。故知其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皆議論家之大弊也。

或曰、表涉一代興衰、不可無斷制、元人進宋史表云、

澹客益而武備衰、議論多而成功少。可謂盡之矣且
文莊公爲祭酒時、出元史表、有云非無一善之可稱、
終是人綱之不正、自謂不減前所云。信然矣。
代嗣尚雅王修貢表、俱是先說襲封、方及求王之意、
惟弟一人黄符、先說本朝、首聯云、仰被王靈、獲承基
緒、敬修臣職、敢後要荒、得先後意。
外國貢獻、須考證今與中國通者幾國。且如安南自
本閣麥、須考究在古爲何國、有何故事、如安南則有
南交浪泊龍編銅柱之類。嘗於歷代燹廼傳及本朝
會要、參考之始得。

辭表

指南錄曰、有所賜而懼不敢當則辭。有所託而懼不能副則辭。有所除授而懼不克勝則辭。言則謙遜意須真切。如禹辭百揆、讓在稷契也、伯辭典禮、讓在夔龍也、若不委曲其言。不謙冲其意。將辭非真辭矣。

請表

指南錄曰、人君當行不行。介在疑二之間者。各修詞以請之可也。于是親舉有請。經筵有請。臨御有請。冊立有請。蘇修有請。不敢以私意請。不敢以親故請。不敢以乞哀請。不敢以四宅請。惟淵厚其言而意獨懇、

到使皇上覩之有不容中止之勢斯爲善諫

諫表

指南錄曰、諫表即疏章。而文之以四六耳。所以規君之過也。過言則諫。過舉則諫。興作逆時則諫。任用匪人則諫。好尚不端則諫。喜怒不中則諫。大要欵奏。詳明瞭。瞭見。其終始。如此利。如此不利。如此可。如此不可。不傷于激。不動于憤。敦厚其意。溫潤其詞。可畏而不可拒。可愛而不可狎。則善諫矣。

論歷朝表

或曰、表始于漢、廣于唐、盛于宋、場中表題、惟明與唐

宋而不及漢、以漢表無四六也。名山業曰、麗。而。則。六朝人所未能及。指南餘曰、四六盛于六朝、然皆風烟月露之詞。下、政、事、禮、樂、典、章、文、物、之、體、未、備、也。自唐開元十二載、詔以詩賦取士、而後八韻律賦盛行、穀棣所窮。聲律始細。然當時作者、如陸贄裴度呂溫輩、猶未能工。至晚唐薛逢吳融稍出于場屋、頗臻妙境。及宋嘉祐宗仁治平宗英間、相傳四百餘年。師友淵源、講貫磨礪、以斯機之詞、敘心曲之事。寓行雲流水之態。于抽黃對白之中。而四六始稱絕唱矣。今之作者、須將宋文鑑中所

軾諸表從頭一闋而下正介甫蘇軾諸公表尤宜熟心、應。有。古。人。渾。厚。氣。象。而。不。至。于。淺。薄。也。名山業曰、唐尚駢儷。語。工。而意晦、故表語當明白條暢。

有意擬宋。不作唐人一語。宋多。跡。散。唐尚。精。工。

宋表之佳。惟。在。神。情。聯。絡。無。補。綴。之。迹。

表擬唐題、則所引當在唐前。所發之詞。當肖唐人。擬宋題、則所引當在宋前。所發之詞。亦當肖宋人。若唐表用唐後事。宋表用宋後事。便失體。若擬明題、已前無不可用。而辭。又。當。兼。唐。宋。所。長。肖。盛。明。氣。象。方爲

合格

鏡林曰、唐宋雖異代、作本帝表、亦避其名。

名山叢曰、以兆蘆之疏、入盧駱之筆、其奇縱供在氣骨、唐之元次山也。擘空生系、亦復不減劉蛻山晋。秀艷全在神骨、方之古人、惟李商隱足以相配。鋪敘轉折縱妙精工、殆使宣公子瞻不能擅長。宋崔鶠蕭禾表、極妍麗、復極自然。真淡朴素、不鬭聲色、尚存廬陵眉山之遺風。深情淡致、有永叔子開之風。

巧語俱出以自然妙處可匹坡公

王懋公曰野老記聞載李漢老云汪彥章孫仲益四六各得一體汪善鋪敘孫善點綴此亦鐵中錚錚者要之偶體終以議論為貴方不落小家數

谷山叢曰駢偶之中自寓經濟先正務從實際下手不以剪花綴葉為巧故文各自成一格終無罷[illegible]之氣)博大宏遠

以經濟為鋪敘故不覺其言之煩

是一篇極大奏疏言言可補實用不宜作四六讀

妙在韻語中復帶經濟

鑄經史爲排偶。玉策金茂。神采煥然。艶不傷纖。麗不傷雅。得六經之氣而吹之爲詩歌述。足繼漢唐而有之。

委婉曲至。激而不傷。忠而不迫。有詩人之遺。

詳該表中之史。

以議論爲敘事。但覺其纏綿宛至。不復知爲四六。

老臣謀國之言。借聲偶行之。極似奏疏氣格而深思。

進處讀之。使人惻然。

以序事雜議論。故艶不傷雅。無異冢之病。

忿生論議。四六中之獨調。〇純以議論行文。

江湖之氣洶涌爲文

今人用調而意愈晦先輩不用調而意愈暢華實之分盛衰之別也

辭工則意易奪敘煩則情易掩須此真實救時之文

方可掃盡一切豔語

情真自可不煩襯貼語至自可不用虛架

題外不用一語真自指手

不用麗語相炫因情而付觸事而起四六當以此爲式

真如家常說話表至此聖矣

婉辭曲致以予嘗舌以冷勝艷內六之能為情深者也寫出當日主聖臣良光景依依惻惻不滅家人告語之詞真神筆也數陳委曲如泣如訴又如父老課農桑如家人父子相告語朴悉之中情形俱備四六至此神矣何須題外再視一語

精奇雄邁表中開山祖

妙在作樸雅語而質任自然

情以緯文故色艷而氣自靜

鄴公九思表有百餘首情真力大真可自名一家但

時有俚句不能還雅余故刪之亦爲西子洗𩃬也

鐵立文起後編卷之十

梅溪 王之績懋公 集著

歙州 趙 炘偉士 參訂

判

王懋公曰、唐張鷟有判決錄。學判者當取以爲法、其文有科罪。有評允。有辨雪。有翻異。有判罷。有判留有駁正。有駁審。有末減。有案殺。一一究心。裨益不淺至言近今作法。起聯對四句。再接二句。今某下、四字句二句。中對四句。末以二句作收。自是正格。擴而充之則存乎其人。

辨體曰、按唐制、凡選人入選、其選之之法有四、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辭辨正、三曰書、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優長、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勞、得者爲留、不得者放、蓋凡進士登第及諸科出身、皆以此銓擇、若陸宣公既登進士、又以書判拔萃、補渭南尉、是也、宋代選人試判三道、若二道全通、一道稍次、而文翰俱優爲上、一道全通、而二道稍次、爲中、三道全次、而文翰紕繆爲下、其上者加階超資、中者依資以叙、下者殿一選、如晦翁登第後、銓試入中等、始授同安主簿、是已、元世不用其制、國朝設科、

第二場有判語、以律條爲題、其文亦用四六、而以簡當爲貴。今錄以備一體云、

明辨曰、按字書云、判、斷也。古者折獄、以五聲聽訟、致之于刑而已、秦人以吏爲師、專尚刑法、漢承其後、雖儒吏並進、然斷獄必貴引經。尚有近於先王議制、及春秋誅意之微旨。其後乃有判詞、唐制選士、判居其一、則其用彌重矣、故今所傳、如稱某某有姓名者、則斷獄之詞也、稱甲乙無姓名者、則選士之詞也、要之執法據理。參以人情。雖因彌文、而去古意不遠矣、僞其文、堆垜故事。不切于蔽罪。拈弄辭華。不歸于律格、

爲可惜耳。惟宋儒王回之作、脫去四六。純用古文。庚乎能起二代之衰。而後人不能用也。今世理官斷獄、例有參詞、而設科取士、亦試以判、今取唐宋名作、稍近質者、分而列之、一曰科罪、二曰評允、三曰辨雪、四曰辨異、五曰判罷、六曰判留、七曰駁正、八曰駁審、九曰末減、十曰案寢、十一曰案候、十二曰褒嘉、

表、坤儀曰、文士能工表詞。鮮有不工判者。判取諸斷、引、貴典語、貴健。氣、貴雄。詞、貴錯、綜。典則不浮。健則不委。雄則不滯。錯綜則不版。救。究此四者。便有大刀濶斧。川流河決之勢矣。大都作法、自今米以上、長

短不過三聯、今其以下、長短不過五聯、能抑揚至十聯者、斯爲長作、能洞曉刑名、條斷合法者、是讀書讀律之悲資。致君堯舜之大法也、學者更無忽爲、指南錄曰、比事所以飭衆。聲律所以成文。而要之所重不在此也。惟以闡明律意。明示罪情。不可移易焉耳。近時不知本意所在、惟引用泛濫。本以炫博、適以晦事。至于韻音雅琢。無異表體。可笑。故工于判者、惟直斷事情。明彰律意。間引用一二。皆比合切當。罪人斯服。而背律則不拘也。○大要貴決斷明允。判語要通達政事。以儒吏兼通爲生。法取雖不專以

此、然所以設此者。正、欲、觀、其、治、才、耳。故起頭說事理當如此。今却不可如此、亦是冒頭也。今某以下、要見其人心術。得罪根由、緣情定罪、引歸律令。使如一宗小公案。其言又在典雅、不粗俗。在舒徐、不深僻、

起格式曰、起聯係是正提。引詩書亦可。引事實亦可。至頸聯或反轉、或正接。只看來路何如。腹聯正據題入事處。故用今某字下去。若結聯、惟依律直斷可耳。

或曰、作判之法、或引經傳、或引古人、作起語。即用二聯承上起下、以為下斷案張本。今某以下斷其罪。後一聯案其罪。

趙運甕曰、制判之體、題雖有反正、俱可以邊判之、所今有司審題、而以之取士、又何察嘗試農民以假如者、故入題處不亦宜、指姓名而但曰令某、捐前條目、昔生學判、當于開時將大明律一一檢、非但可以治人、兼亦可以律己。解得判題明白、自然易作矣、

王懋公曰、判不在能以深文巧定人罪、而在能以大服其心。若張乖崖之以一錢斬崇陽吏、乃有繩鋸木斷之判。當入司馬子長酷吏傳矣。往有王府一鶴、守民犬所斃。以付有司治罪。判云、鶴雖帶牌。犬不識字。

能以戲言爲仁民之心。南山可移。此案不易。當以爲法。

指南錄、自朝廷欲得深明律法之人。放試用充判。乃今之舉子於同號中互相抄錄。不視爲虛設之具乎。非實學也。不可爲訓。

終